



编者按

今年,娱码头特开辟“娱乐大牌”栏目,专门聚焦娱乐圈里那些有实力、有影响力的人物: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,他们也许不是娱乐圈里风头最盛的人,但却是最辛勤耕耘、出产精品行家里手,有很多新人在他们的手中或作品里成为冉冉升起的红星,有很多艺人成为当红明星。我们将把他们中的佼佼者介绍给大家,虽然他们大多数隐身幕后,但却不应该缺失我们的关注与敬意。

当然,“娱乐大牌”也会关注今年的当红明星,他们将和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中的精英一起成为2011年娱乐圈最丰富多彩的部分。

赵冬苓 我只写清洁向善的文字

文/本报记者 倪自放 图/本报记者 徐延春

约访一个顶级编剧,有时候比约访一个大导演和明星都困难,这不是说顶级编剧们耍大牌,而是因为他们常常处于非常耗费体力和脑力的剧本创作中,不便被外界打扰。

“去年我是大年初二开工的,今年是大年初一就开始工作。”在著名编剧赵冬苓济南的家中,依然在创作状态中的她如是说。

这就是当红编剧的生活状态。“正式的剧本一旦写起来,每天至少要写一集,一万多字,完不成这个任务,不仅有合约的压力,自己心里也过不去那个坎。”编剧不仅是个超强的脑力活,也是个体力活,赵冬苓说:“随着年龄的增长,体力的减退,这一两年我每完成一个大的剧本,就会病一场。”



赵冬苓,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著名影视剧作家,国内最知名的编剧之一,以《孔繁森》《郑培民》《任长霞》《激情辩护》《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》《21天》等影视作品获得认可,近几年由她创作的《沂蒙》《南下》《北方有佳人》《上学路上》《革命到底》《活着真好》等作品广受赞誉。

2011年,由赵冬苓编剧,李幼斌、萨日娜主演的《中国地》,讲述“河南人在西安”的《叶落长安》,都将登陆荧屏。讲述重庆沦陷时期故事的电视剧《陪都》(暂定名)即将开拍,讲述山东援建四川的电影《重生》正在拍摄中,一部讲述抗战时期南京故事的电视剧也在创作中。

关注的是“人为什么活着”这个终极问题,“我和导演管虎的关注点都是人面对灾难时的生活态度,而不是就病写病,剧里有主创人员很多有关大儒的情怀。”

应制片方的要求,赵冬苓去年完成了剧本《我的父亲母亲的婚姻》,从剧本的名字看,这是一部以亲情、爱情

为主要内容的作品,但与其他讲述婚姻需要包容,最后走向和谐的作品不同,在《我的父亲母亲的婚姻》中,“父亲”和“母亲”最后离婚了。“这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。”赵冬苓说:“我的朋友,国内著名的某大腕明星看完剧本后说,这是一个有一定危险性的好题材。”

女编剧不婆婆妈妈

作为国内最知名的女编剧之一,生活中的赵冬苓却简单得出奇,“我不打牌、不跳舞、不化妆、不逛街,买东西也都直奔主题。一次在朋友的建议下,我尝试做了几次美容,但感觉很上当,而且反感,一躺就是几个小时,太浪费时间了。”赵冬苓自嘲说,虽然剧本创作很辛苦,但如果自己不创作,自己还真不知道干什么。

不知道这种简单的生活对赵冬苓的创作有多大影响,不过她的作品在女编剧中的确有点另类:她的作品鲜有女编剧

们擅长的那些表现家长里短的亲情剧。赵冬苓说:“我不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,也不喜欢做婆婆妈妈的题材,我的知识结构、爱好决定了这一点。当然,我只是说我不喜欢,并不是说这类题材的作品不好,每个题材的作品都有固定的观众群,编剧的创作,其实是和观众互相寻找的过程。”

由赵冬苓编剧,著名导演管虎执导的关注乳腺癌,关注女性健康的电视剧《活着真好》,此前播出后反响强烈,该剧貌似亲情题材的作品,其实

坚持展示人性好的一面

作为国内目前最知名的编剧之一,赵冬苓的稿约多,稿酬当然也不低,她说自己拒绝市场上的成功,“制片方找到你做某个题材,首先会有市场上的考虑。”但赵冬苓坚持,商业的诉求,要保证整个剧是在展示人性好的一面。

“我对自己的定位是,我不单单是一个影视娱乐界的人,我还是一个知识分子,我有责任写清洁向善的文字,这会成为我的自觉追求。”赵冬苓说。

赵冬苓曾经拒绝过几个在市场上肯定会有好表现的题材,“有一个题材,讲一个商人的成长,里面充满了中国商人的生存智慧,比如讲这个商人为了巴结某官员,

在这个官员的母亲过80大寿时,别人送上的都是金银财宝等贵重礼品,唯有这个商人送上的是一个巧嘴八哥,因为他摸准了老太太的心思。”赵冬苓说,这样的题材在市场上也许会很成功,但因为这个题材里有许多是表现人性不好的东西,所以自己拒绝了。

赵冬苓将电视剧分为两类,一类是编剧技巧纯熟,故事生动,这样的作品也能取得比较好的收视率;另一类作品是不单单依靠编剧纯熟的技巧,而是包含着编剧的艺术情趣和人文追求,“我的作品里,《北方有佳人》属于前一类,《沂蒙》属于后一类。到目前为止,《沂蒙》依然是我最好的作品。”赵冬苓说。

中生代的理想主义

目前活跃在影视界的顶级编剧,大多数是和赵冬苓年龄相仿的“中生代”,包括写过《闯关东》《钢铁年代》的高满堂,写过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的苏小卫等,赵冬苓说,由于所受教育的原因,他们这一代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,这也体现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,“让这批人放弃胸怀天下的抱负很难。”

从讲述济南故事的《北方有佳人》之后,赵冬苓开始了自己的“城市系列”创作,讲述“河南人在西安”的《叶落长安》即将播出,讲述重庆沦陷时期故事的电视剧《陪都》(暂定名)将开拍。

“城市系列”无一例外地采用了“大时代,小人物”的介入方式,赵冬苓的理想主

义情怀和对历史的审慎,也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体现。

“目前我正在创作一部讲述抗战时期南京故事的电视剧,对那段历史的把握,如何还原那段历史,对编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”赵冬苓说,自己在创作之初曾到南京采访,熟悉历史的当地人就向她发问,“你会相信南京沦陷后有南京人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人城吗?但这是事实。”赵冬苓说,在审慎还原历史的基础上,这部剧会表现那一时期南京一家人的生活,他们曾经苟且偷生,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抗,“苟且偷生和奋起反抗都是在还原历史,我不会简单虚构一个想象中的纯粹的‘奋起反抗’。”

主旋律先要感动我

曾经,赵冬苓被定位为“主旋律”编剧,《孔繁森》《郑培民》《任长霞》等,都是赵冬苓担任编剧的作品。

把这个问题抛给赵冬苓,首先得到的是她对“主旋律”这个概念的理解,“在很多人看来,主旋律作品好像就是宣传的功能多一些,这是一种庸俗化的理解。在我的理解里,主旋律就是表达主流意识,表达主流价值观念的。每个国家的主旋律都是主流,这方面,好莱坞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经验,好莱坞的电影大多都是在表现美国的主旋律。”

赵冬苓说:“我在写每个

人之前先去了解这个人,了解他(她)的事情,我写这个人的前提是,我被他(她)感动了,我认可这个人。在我写的主旋律作品里,人物没有一个是虚假的。”

山东的编剧里,从张宏森到赵冬苓,都创作了许多成功的主旋律作品,赵冬苓认为这“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”,“山东的文化传统比较深厚,包括儒家文化影响深远,我们的文化传统让我们的责任感比较强,成为一种自觉。即使是创作《活着真好》这样的都市题材,我和主创团队还是尽力在其中体现一些大儒的情怀。”

